

· 长篇时政小说 ·

绝对实力



好秘书是这样炼成的



在场面上要混出个人样来，什么才是你的绝对实力？相貌、智商、情商、学历、资历、能力、经验、人脉、后台……是，也不完全是；有时候简单，有时候也不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不具备硬实力，可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炼软实力。

郭小三◎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 长篇时政小说 ·

绝对实力



好秘书是这样炼成的



在场面上要混出个人样来，什么才是你的绝对实力？相貌、智商、情商、学历、资历、能力、经验、人脉、后台……是，也不完全是；有时候简单，有时候也不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不具备硬实力，可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炼软实力。

郭小三◎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实力 / 郭小三著. — 潞西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750-880-9

I. ①绝…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27 号

书 名: 绝对实力
作 者: 郭小三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 1 号

邮 编 678400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汉文编室 0692-2111881

电子邮件 dmpress@163.com

印 刷 厂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稼祥

责任校对 张家本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发行部电话 0692-2112886

民文编室 0692-2113131

网 址 www.dmpress.cn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0-880-9 / I·14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定 价 29.80 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 010-84311778

1	离别	001
2	彷徨	007
3	希望	013
4	入道	019
5	心碎	026
6	下乡	032
7	束缚	039
8	创作	045
9	成名	051
10	流产	057
11	结婚	063
12	秘书	068
13	谣言	073
14	蜕变	080
15	受伤	086
16	关系	092
17	成熟	098
18	上任	104
19	惩恶	110
20	英雄	116
21	国策	122
22	聚会	128
23	旧情	134
24	招商	140

目 录



目
录

25 堕落	146
26 悲歌	151
27 收礼	157
28 欲望	163
29 暗斗	169
30 赔偿	175
31 考试	181
32 落选	187
33 出轨	192
34 卖厂	197
35 抉择	203
36 排名	209
37 矿难	214
38 升迁	220
39 信任	225
40 风声	231
41 站队	237
42 斗争	242
43 双规	248
44 风暴	254
45 王八	260
46 狗肉	266
47 拆迁	272
48 别离	278

1 离别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空气中氤氲着离别与色情的味道。

高少尘的手颤抖着伸入林倩怀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异性，之前有关性的想像全部来自一些不算色情的杂志。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的色情刊物远不如今日这般泛滥，校园周边虽然也有两家形象暧昧的录相厅，但高少尘每次经过都是望而却步，一是手头拮据，五块钱的门票让他犹豫不舍；二是胆小害羞，教导处的主任经常会神出鬼没地进去抓学生。据说大三物理系有两个男生被抓个正着，万般哀求，虽未开除还是记了警告处分。高少尘今天一反常态如此大胆敢把手伸入林倩怀中，大多勇气是出自离别的感慨——毕业要分开了，摸上一把也不枉此四年光阴，再者林倩也没有像平常那样反抗拒绝，以前两人每到动情时刻，林倩总是无比清醒理智地把他推开，今天她却顺从地闭上双眼，顺势依偎在高少尘怀里，微微仰起脸庞，似乎等待着什么。

高少尘的手像一条蚯蚓，在肥沃的泥土里慢慢蠕动，他的动作轻柔谨慎，仿佛是要打开一个尘封已久的宝盒，生怕用力过度那盒子便会破碎如尘。顷刻后，他微微一怔，心跳迅速加快，发抖的右手泌出汗珠，停留在那片柔软之上不敢动弹，这是一座他企盼已久的高峰，像棉花一样柔软轻盈，又似温水一般温暖畅快。林倩身子一紧，鼻孔哼出一声粗气，她微睁双目，迷离地看了一眼高少尘，又轻轻闭上。高少尘似乎得到了某种默许，停留的右手开始继续攀登求索，他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左揉三圈右揉三圈，握紧放松，从左乳换到右乳，往复几次，愈发兴奋。对于高少尘来说，他对女性乳房最清晰的认识来源于一本校园流行的手抄本《少女小菊》，里面的男主人公对异性乳房有着详细描述，每

当看到这些描述,高少尘往往陷入沉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今天他才算是对乳房彻底有了深刻的了解。

高少尘宛若一个饥渴的孩子适逢一处甘甜的清泉,只知道疯狂贪婪地去攫取,但他却是越喝越渴,口干舌燥,随之身体也跟着躁动起来,两腿之间仿佛竖起一根筷子,把裤裆高高顶起,所幸身处荒芜人烟的郊外,没人识得他的尴尬。他内心纷争想像着进一步的探求,但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的大学生还没有胆大到在野外交合的地步。高少尘忽然想到,如果这是在旅馆多好?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更没勇气带着林倩去旅馆开房,林倩今日能毫无顾及地让他抚摸,已是天大的恩赐。林倩的双臂越抱越紧,要把他掐到她身体里似的,高少尘忘记了姿势久坐的难受,汗湿的手不知疲倦地在她乳房上抚来摸去。

高少尘就那样抱着林倩坐在树下忘乎所以地坐着摸着,头顶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在空旷的午后显得格外响亮与凄凉,像似鼓掌般兴奋,又似离歌般惆怅。旷野上躁动的热风烘干了彼此身上的汗水,高少尘的手和林倩的乳房生出腻腻的感觉,突然间林倩睁开双眼打破沉默:“少尘,留在北江吧。”

高少尘像似从梦中惊醒,意犹未尽地回过神来,右手恋恋不舍从林倩怀中抽出,他没有言语陷入深思。关于毕业后的去留,他已有了决定: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初中,女大不中留,她迟早是要嫁人的,自己身为男人,而且是思想传统的男人,理所当然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再者他的父亲动用了老战友的关系,已在文安县帮他安排好了工作,纵然他对林倩百般不舍,可也无法拒绝父母的心意。北江是个大城市,林倩是娇生惯养的城市人,父亲在税务局某科室任科长,母亲是市二中的音乐教师。大学四年,追求她的人数不胜数,她唯独看上了高少尘,她喜欢他的善良朴实才华上进,她甚至求过父亲,帮他在北江安排一份工作,父亲不置可否,只是让她带高少尘来家里坐坐。林倩了解自己的父母,都是有修养的人,在对待儿女感情问题上,不会那么的偏执。高少尘跟着林倩去见家长,他比大姑娘上轿还要紧张,在林倩家不远处的市场,他还花了二十多块,买了一个西瓜和几斤苹果,这已是他能想像出的算是上等的礼物了,在文安县城,老百姓去他人家中做客无甚讲究,无非就是带几斤鸡蛋或者白菜土豆,抑或两手空空也无何不可。

林倩的父亲面无表情,用充满现实主义的眼神打量高少尘,她的母亲知书达礼在一旁端茶倒水,偶尔用眼角打量。高少尘内心忐忑坐立不安,双手交叉在身前不知所措。林父开口问他一些有关家庭和理想的问题,关于家庭他如实回答:父亲行将退休,母亲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守在家中相夫教女;但关于理想,他却无从回答,也许是他心中对于理想同样充斥着迷茫和困惑,他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何处,因此只能无言以对。

高少尘看得出，林倩的父母对他不太满意，林父对他的评价亦是官腔式的模棱两可：“小伙子，还不错。”他实在想像不出“还不错”这个抽象的词语到底何指，是长相不错，才华不错，还是其它什么的不错？他心中无从可究，仓促地退出了林家大门。关于此行，林倩对他颇有怨言，说他平时在学校表现良好，能文善舞，怎么见了她父母就沉默寡言了？难道她的父母长相凶狠让人望而生畏？还是他对他根本爱得不够深厚？高少尘面对林倩的诘问感觉好笑，为什么女人能把什么小事都联系到爱恨上面去呢？

学校里已经发出了限期离校的通知，学弟们开始放假，高少尘他们这届的毕业生拥有了在学校多呆几天的特权，当然也要在通知上那个限期的日子离开，整座校园空荡荡的，教学楼，宿舍楼，食堂，操场，图书馆，机房，往日里人潮不断的场所此刻基本上是一片寂静，仿佛一夜之间校园宽阔了许多。高少尘这几日无所事事，除了喝酒送别就是睡觉，宿舍里的七个兄弟，已有五人渐次离去，只有老三和他还坚守空房。老三没走的原因是他还在犹豫，他来自西北偏僻的一所小村庄，父母家人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是全村十年来唯一一个大学生，理所当然他不再愿意回到那个村庄，像他的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但他不知道如何去改变生活。老三决定去广东打工，他想在那些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的经济发达沿海城市，一个大学生找份工作不是难事。他已经和别的班的一个同学约好，这几日就一同出发前往广东寻梦。

高少尘迟迟不愿离开，他给自己找了些许借口，其实这是完全没必要的，校园里人影寥寥，他这些借口根本无从诉说，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编好的理由，缓慢的整理行李，缓慢的去订车票，缓慢的把旧书旧课本卖掉，满满两大箱的书，那个衣衫褴褛的废品贩子竟然只给了他六块钱。高少尘用手捏着人民币，内心啼笑皆非，心想自己四年光阴所学的知识，难道在他人眼中只值六块钱？

学校通知规定学生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在周日全部离校，老三和另一同学周五踏上了南下的火车，高少尘帮老三扛着行李，一直送到火车站台，两人依依惜别，蓦然回首四年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情涛汹涌。老三眼眶湿润，说：“少尘，你在学校一向表现优良，出到社会肯定是前途无量。”

高少尘不置可否，他内心无比迷茫，嘴上却说：“大家都努力吧。”

老三强挤一副笑容，说：“我要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去文安找你，你可别不认账。”

高少尘在老三胸部打了一拳，道：“你这乌鸦嘴胡说什么，还没去广东呢，就说自己混不好？”

老三和另一同学都笑了，说：“这不是给自己留个后路么。”

此时列车徐徐进站，汽笛声尖锐的鸣响，老三用力地握了握高少尘的手，说：“兄弟，保重！”

高少尘拍拍老三的肩膀，说：“相信自己，你一定会成功的，保重！”

老三和同学上了火车，从车窗伸出手来，列车缓缓起动，老三不停地挥手，高少尘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瞳孔开始散焦视力越变越差。老三挥舞的手渐渐无影无踪，站台上的人陆续离去，刚才还拥挤的空间顷刻空空荡荡，高少尘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眼眶也有些湿润，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心想也许自己也该走了。

高少尘回了学校，直上宿舍楼，楼道里空寂一片，处处透着人走茶凉的忧伤。他一脚踢开宿舍的门，躺在自己的铺上，迷迷糊糊睡去，醒来已是傍晚，窗外晚霞红艳，校园沉浸在一片暗红之中。他看看自己早已收拾妥当的行李，不禁自问：自己还等什么呢？他隐约觉得自己有些期待，但又说不上是期许什么。他漫无目的下楼向校外走去，他无处可去只是肚子有点饿。高少尘走进校外不远处的小面馆，老板娘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正坐在店外乘凉，看到高少尘立马坐起，问：“吃面？”高少尘点点头，找位置坐下，老板娘起身去煮面，一边忙活一边叨叨：“学生都走光了，哎，没生意啊。”

高少尘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后天我也要走了，学校下了通知。”

老板娘的脸上没有失落，更没有迷茫和愁怅：“你们学生呀，都有寒暑假，我也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吧，等新学生来报到再开张。”

老板娘把面端上，高少尘不假思索的问了一句：“有醋吗？”

高少尘问了一句，忽然间有点心痛，他以前是不爱吃醋的，林倩每次吃饭都要放点醋，近朱者赤，久而久之他也有了吃醋的习惯。霎时他才明白，他迟迟不愿意离去的原因，是和林倩之间还没有一个结局，虽然他知道很多事情是没有结局的，但芸芸众生都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林倩和他没有说分手，也没有说继续，他不知道这算什么，是无言的结局抑或是缓兵之计？高少尘的心底早就清楚他不愿意离开学校，是因为林倩，但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他想表现出一点洒脱，一点无所谓，只可惜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点醋还是触碰到了他内心的疼痛。

吃完面，高少尘犹豫不决，他漫不经心地走了一会儿，看到一处公用电话，他走过去，对老大爷说：“用个电话。”他想打个电话给林倩，刚按下两个数字，又把电话放下，停了几秒，他又拿起，拨了号码。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通，林倩的声音不由自主让他心跳加快：“喂，哪位？”

高少尘像做贼似的，只说了一个字：“我。”

林倩：“你还没走啊，我以为你走了，心底还恨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一声不吭地就走掉。”

林倩的嗔怒扫除了高少尘的紧张，他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我一直没走，就是舍不得你。”这话虽是真的，但听起来还是有点矫情。

林倩说：“哟，你也会说甜言蜜语了，是不是再发个誓什么的？”

高少尘不想狡辩，问：“你爸妈不在吗？”

林倩说：“我爸和领导出差了，我妈请假去看我外婆，我一个人在家，你过来吗？”

高少尘犹豫片刻，淡淡地道：“好吧。”虽然他只去过林倩家中作客一次，但对林倩的家庭住址并不陌生，他经常会送林倩回家，每次都送到胡同口，望着消失在幽暗路灯下的背影意犹未尽。晚上的公交车很少，高少尘似乎也并不想坐公交，平日里从学校到林倩的家，坐车需要二十分钟，下车后再走五分钟左右。今夜高少尘独自走在北江的街头，心中藏着些许惆怅，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欣赏北江的夜景，夏天的梧桐郁郁葱葱，临街的小摊热火朝天，他有意地放慢脚步，却控制不住时间的速度，大约不到一个小时，林倩的家门已跃然眼前。

林倩开门，把高少尘迎了进去，虽然她的父母不在，高少尘觉得林父的威严依然在空气中荡漾，坐在沙发上心神紧张，林倩帮他洗了一个苹果，又倒了一杯茶，高少尘嘿嘿一笑，没有来由的冒出一句：“你家真好。”

林倩说：“这还算好啊？”

高少尘：“对于我家来说，是挺好的。”

林倩说：“那是你没见过更好的，走吧，去我屋吧，老坐在客厅，我都不自在。”

高少尘听了林倩的邀请，心中有点想入非非，这是不是暗示他可以更深层的接触？他激动的跟在林倩身后进了她的房间，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林倩的闺房，房间很小，却很有女人的味道，墙上贴着小虎队的海报，这三个大男孩子大红大紫，成了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墙上还有一张帅哥海报，但他不认识，应该也是一个明星，普通人哪有这般英俊？

林倩转过身来，猛然抱住了高少尘，忽然的举动让他始料未及，两手停在空中不知该放在何处，他想说点什么，嚅动嘴角却碰上了林倩的热辣红唇。林倩的吻给了他鼓励和勇气，他两手落在她的屁股上，她的屁股柔软不失弹性，他的双手向上飙升，在林倩的背上上下求索，他摸索了一会，把手伸到林倩的衬衣里，亲密的接触到她的肌肤，这让他的身体瞬间躁动。

两人吻得尽情，吻得忘乎所以，高少尘把林倩放倒在床上，犹如世界轰然倒塌，不是哗然巨响，而是静寂无声，只有欲望的灰尘四处飘散迷漫。此时此刻，天下最笨的男人也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高少尘的手触摸到林倩的胸罩，对于没有经验的他来说，这是事关成功与否的一道重大难题，仿佛小偷窃取了一个装满珠宝的箱子，这箱子上有把锁，尽管你知道箱子里的珠宝价值连城，但你拿不出来无疑是空欢喜一场。高少尘的运气挺好，林倩的胸罩并不十分复杂难解，他虽然没有经验，摸索了几下，还是解开了，好比做一道数学题，只要你记得公式定理，就算题目再难也有解开的一天，这让他

更加兴奋。林倩闭着双眼哼哼唧唧，一对洁白的玉峰呈现眼前，高少尘迫不及待地吮住了她的乳房，贪婪地吮吸起来，这也许是天赋人类的本性，初生的婴儿一无所知，但他却懂得寻找母亲的乳房。林倩的身体轻轻一怔，高少尘手嘴并用，一手抚摸，另一手向桃源深处划去，也许是林倩今晚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她只是象征性地矜持拒绝一下，便配合着高少尘的动作，被他退去内裤。

高少尘此时的激动心情无以言表，他翻身爬到林倩身上，林倩眼神迷离，眼睛似闭又张，两只手紧紧的扭着他的胳膊，身体微微颤抖。高少尘握着自己的尘根左冲右撞不得要领，林倩呼着重气，不时地咿呀两声，高少尘越是着急越是找不到方向，好像饿死的人看到前方有一碗饭，却怎么用力也够不着。他磨来蹭去，突然腰发紧身体抽搐呼吸加快，一股暖流从小腹急急冲出，他羞愧万分，怎么会这样丢人？他虽没有过性经验，但他有过梦遗，也知道这象征着什么，随即他突然想到很多杂志后面的小广告，什么阳痿早泄无能……思及至此，高少尘沮丧万分，不好意思的从林倩身上下来，林倩感觉到一片粘湿，早已睁开双眼，略带同情地安慰：“也许在我家，你太紧张了。”

高少尘根本不相信这个理由，却也没有更好的解释，林倩从床头拿了卫生纸递给他，两人擦拭干净，林倩抱住他，深情地问：“你说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吗？”

高少尘没有信心，但还是斩钉截铁点了点头，说：“肯定会，这辈子我一定要娶你。”这个时候的这种话语多少有点可笑，但当时年轻的他并不清楚。

林倩紧紧地抱住他的胳膊：“等你工作稳定了，我就去找你。”

高少尘忽然两眼酸楚，差点落泪：“倩倩，放心吧，我会让你幸福的。”

高少尘转过头去，心中无限迷茫，他自己都不清楚幸福何在，更不用说如何给林倩幸福了，想起刚才的誓言，他脸阵阵发红，他开始堕落了，他也会用谎言骗女人了，所幸林倩没有看到，他在心底暗暗发誓：此生一定不会辜负林倩！

窗外月光皎洁，树影婆娑，轻凉的晚风从纱窗偷偷钻进房间，高少尘一手搂着林倩，一手轻轻帮她捋了捋额前的头发，他把一丝秀发压到她的耳后，林倩清秀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幸福憧憬，眸子清澈见底，熠熠生辉，宛如天际划过的一道流星。

2 彷徨

文安县位于华北平原南端,隶属于河北省,拥有90多万人口,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矿和铁矿已成为文安县的经济支柱,本地的百姓百分之八十从事着与煤铁行业有关的工作,当然百姓的怨言也颇多——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环境污染以及对大自然的生态破坏是可想而知的,县城的上空一年四季灰雾蒙蒙,倒不是因为天气阴沉不好,基本上都是灰尘飘荡满天,你在文安基本上看不到老百姓穿白色的衣服,穿件白衬衣出门,回来就能变成黑的,说法有点夸张,但多少也印证了文安环境的确差强人意。

高少尘是土生土长的文安县人,以前上学走在街头基本上见到人都点头打个招呼,因为县城就这么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不认识谁呢?况且文安又不像那些大城市拥有无数的外来人口,在文安的街上遇到个说普通话的人你都觉得稀奇以为是天外来客。高少尘这次回家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在他四年前去上大学的时候,印象中的文安与此刻相差甚远。他走出文安汽车站的那一刻,心生茫然与惊讶,夏天的太阳炽热无情,却丝毫影响不了文安街上的繁华与热闹,各种商店林立,小商小贩热火朝天,就连行人也时尚了不少,女孩子穿着性感的裙子招摇过市,全然不比北江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女人逊色。高少尘记忆中的文安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记忆中的文安是灰色的,建筑比较残旧,街上行人稀少,市民的穿着虽说不是破烂不堪,但多少有点土——对于在北江大城市生活四年的他来说,文安人的衣着的确有点落伍。想到此处,高少尘不禁莞尔,也许是自己落伍了,如今的中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无数像文安这样的小县城都在迅速腾飞,建筑工地随处可见,按摩中心洗脚城遍地发

芽，西餐厅咖啡馆鳞次栉比，女孩子的穿着打扮理所当然与时俱进，完全没必要惊叹，或许大学四年他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无暇顾及文安的变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安的变化也不是突如其来，只是自己没有刻意地注意罢了，这种想法不免又让他伤感，好比悄然而逝的时间，生活里谁都没有在意，当你转过身回想过去，却已华发丛生佝偻老去。

文安县城的居民建筑风格和北京相像，高少尘的父母住在县东老城区内的一套四合院，但与北京的四合院又有点差别，北京的一座院子里往往住几家子人，文安的却是独家独院。高少尘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院内却没有人接应，也没有母亲以往快步跑出来的迎接，高少尘推门而入，走到屋中，看到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父亲抬起头问了句：“回来了？”

高少尘把行李扔在一边，说：“嗯。”

从小到大，他和父亲的语言交流一向甚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当了五年兵然后转业到文安县拖拉机厂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其实在高少尘的内心并不是不想和父亲交流，只是父亲整日板着脸让他想好的话语望而却步。

“我妈呢？”高少尘问。

“出去买菜了吧。”父亲看着报纸，对高少尘的归来一如继往没有多大热情。

高少尘倒了杯水，又把父亲面前的茶杯续满，问：“爸，今天没上班？”

父亲把报纸放下，叹了口气：“哎，退休了。”他的目光里充满一种难以言诉的忧伤。

高少尘喝了口水：“这就退了？不是明年才到年龄吗？”

父亲说：“厂子里效益不好，缩减开支，说白了就是让一些人下岗，反正我年龄大了，就主动提出下岗，给年轻人留个名额，还好厂领导看我年龄大了，给我办了退休，这样每月还有点钱拿。”

高少尘对于父亲的举措无法评价，是应该夸他有奉献精神，还是骂他傻呢？母亲这时候从外走进来，说：“少尘回来了？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

高少尘说：“毕业了，这回来可就不走了，还打啥电话？”从小他和母亲的话是最多的，因为母亲不像父亲那般面孔冷漠。

母亲像想起什么似的：“哎，是啊，这四年说过也就过了。”

高少尘问：“小妹呢？又出去玩了？你们也不管管她，一个女孩子成天在外乱疯不好。”他在小妹面前，比母亲还爱唠叨，平时小妹也这样说他，比老妈还烦，管的比县长还宽。

母亲说：“玩什么玩，都上初二了，补习去了。”

看来妹妹也懂事了，高少尘心生莫名感慨，一想起妹妹高少玉，脑子里的画面总

是停留在童年他和小玉打打闹闹你追我赶的情景，小玉人小鬼大，鬼灵鬼灵的心计颇多，每次争执不过高少尘，她就装哭，或者信口雌黄污蔑哥哥，说哥哥打他了，其实高少尘只不过轻轻碰她一下而已，但女孩子天生就有撒娇扮可怜的权利，父母每次都把他骂个狗血淋头，慢慢的高少尘对小玉是又爱又怕，爱是血缘里天赋的亲情，怕则是担心小玉又诬告他这他那的。直到高少尘去外地上了大学，小玉也长大了，他们兄妹在一起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见面也不打闹了，成长与成熟的那份懂事仿佛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吃晚饭的时间，高少尘和父母刚围着桌子坐好，小玉一脚踏入家门，惊奇地道：“哥，你回来了呀？”

高少尘回答：“是啊，补课这么晚，快吃饭吧。”

小玉洗了个手，坐下端起碗问：“哥，你什么时候走啊？”

高少尘愣了一下，他毕业了，还能往哪走？他已经无处可去了。直到此刻他仍然有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仿佛真的是以前放暑假回来住两个月似的，但小妹的询问像一把锥子，把他的梦境气泡尖锐刺破。他故作伤感：“哎！我毕业了，还走哪啊？”

小玉夹着菜：“真的呀，我还一直以为你明年毕业呢，哥，那你有啥打算啊？”

高爸爸瞪了一眼小玉：“食不言，寝不语，吃个饭，这么多话！”

高母和高父斗争了一辈子，不管高父什么意见，她都会争上几句，此刻她又找着了话头：“你说孩子干吗啊，咱家又不是人民大会堂，讲究啥？”

高父不予理会，埋头吃饭。高母却一发不可收拾，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都明白她是在埋怨高父：“孩子现在毕业回来了，连个工作也没有，有的人还自视高尚，放着工作不要让给别人。”

高少尘劝道：“妈，您别说了。”

高母却来了劲：“干吗别说了？我说说话怎么了？你们爷俩就合起来欺负我啊？”

高少尘辩解：“妈，你怎么这样说呢？你知道我们都没什么别的意思。”

高母不可理喻：“谁还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呢？你问问你父亲他是不是自己不要工作的？”

高少尘说：“妈，爸有自己的主张，反正他要退休了。”

高母说：“明年才退呢，他这么积极干吗？他这么高尚厂里怎么没给他发个奖状？再说他在厂里好歹也是个主管，出去说话至少比现在强吧，一退休人家把你的话都当成屁。本来给你联系好的工作，现在也吹了。”

高父忍不住了，把碗敦在桌上：“你有完没完！”说罢起身而去。小妹低着头左顾右盼不敢发言，高少尘同样左右为难，想去劝父亲又怕母亲生气，想说母亲两句，又怕母亲借题发挥，她唠叨起来的场面绝不亚于一场战争。

高少尘给母亲夹了点菜，低声说：“妈，以后您别总和爸吵，他退休了心里也不好受。”

高母看着他，欲言又止，闷声吃起饭来。小妹朝她扮了个鬼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匆匆吃完饭，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心里像被充满了气，憋堵的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高少尘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彷徨过，如同被人扔进了无边无际的沙漠，找不着出路陷入巨大的绝望之中。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依稀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不知道何种原因被人追杀，拼命地奔跑，忽然间眼前已是悬崖万丈，脚下荆棘遍布，身后恶人狰狞近在咫尺，他想求饶却无力下跪，恶人的尖刀猛然刺来，他感受到了一丝冰凉甚至一丝解脱的快感，伴着红色的液体他轰然倒下，在他行将闭上双眼的时候，却看到一只蜗牛，它背负着沉重的硬壳慢慢爬行，显然这个渺小的家伙，还不知道前方已是绝路。高少尘艰难地伸出手，他想帮蜗牛改变一下前进的方向，眼睛却开始出现幻觉，那么近距离的蜗牛他始终触碰不到，他在梦中鄙视自己的无能，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他都要死了，还有心情去在意别人的远方，想到蜗牛摔下悬崖粉身碎骨的场景，他放弃了可笑的举动，用尽全力闭上了双眼，梦却醒了。

奇怪的梦境让高少尘愈发难以入睡，他从床上爬起蹑手蹑脚走到院中，他看到父亲消瘦佝偻的背影沉浸在幽亮的月色之中，表达着一种难以言诉的伤感与孤独。父亲十年前戒了烟，此刻他却看到烟头一明一灭，映着父亲沧桑的脸。高少尘走到父亲身边，与父亲并肩在台阶上坐下。

“爸，怎么还不睡？”高少尘问。

父亲拿出一支烟，递给他，说：“试试？”

在此之前，由于父亲戒烟的原因，全家人一致教诲高少尘不许学会抽烟，而此刻父亲却亲自递烟给他，这让他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父亲的内心是多么忧愁。

高少尘接过父亲的烟点上，抽了一口，感觉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呛人。父亲开口道：“少尘，爸对不起你啊。”

话语有些伤感，在高少尘的心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依靠父母过上理想生活，他明白也相当认同毛主席的那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安慰道：“爸，您这是说什么呢？”

父亲说：“本来我那老战友说给你安排了个工作在民政局，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说吹了，局长把自己亲戚的孩子安排了进去。”

高少尘艰难地笑笑，表示深切地理解和无所谓，说：“爸，这有什么的，工作多的是，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工作。”

父亲抽着烟，说：“有自信是好的，可我活到现在才明白，自信在现实面前，是多

么地脆弱。不过你也别担心，老战友让我等等，他还在忙着张罗，明天我再买两瓶好酒去他家走走。”

高少尘学着父亲的模样吐烟圈，说：“我明天也出去转转，联系联系老同学，看看有没有啥希望，咱们分头行动，机会更大。”

父亲拍拍他的肩膀：“也许我也帮不上你什么了，但我希望不管以后你干什么，都不要背叛自己的良心。”

高少尘陷入沉默，之所以不开口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承诺是毫无作用的，如同他和林倩之间曾经的海誓山盟，在毕业与工作面前瞬间支离破碎。想到林倩，他的内心隐隐作痛，那种哀伤难以言表，三年的光阴虽说没有达到相濡以沫的程度，但至少有点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境界。院子里的丝瓜茏葱缠绕，在寂静的夜色中悄然生长，假以时日便会开花结果，当然这其中还要经历风吹雨打，能否结出果实还是未知数，不论如何，它的生命长度只有一个夏天，在万物苏醒的春天发芽，在丰收喜悦的秋天死去，而感情的长度能维持多久呢，一段感情可以经受春天般的暧昧，夏天般的火热，秋天般的喜悦，但它能否抵御住寒冬的冰雪而后涅槃重生呢？

由于晚上和父亲聊天睡得较晚，第二天早上高少尘八点多才醒，文安是座小县城，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一般晚上九点左右大街上都已冷冷清清寥无人烟，尤其是到了冬天，六点一过街上基本都看不到人影。因此文安人都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八点起床对于大都市的人来讲也许是理所当然，但在文安却会被人看成懒汉。高少尘躺在床上睁开双眼不想起床，因为起来也是无所事事，厨房里传来母亲和小妹的争吵，大意是老妈想让小妹洗碗，小妹以去补习为由不想洗，或许是母亲的年龄到了严重更年期的地步，话语越来越多，脾气也越来越差，小妹刚顶了两句，她就提高嗓门：“你们都翅膀硬了，不听话了，天天让我一个老婆子忙死忙活。”高少尘听的出母亲还在对昨天的事耿耿于怀，小妹不懂得忍让，嘴里叫着：“我还要去上课呀老妈，天天都是你洗碗，今天干吗让我洗啊？”

高少玉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委屈，母亲却不依不饶：“洗个碗怎么了？能浪费你几分钟时间？会误了你上课？你还知道我天天洗碗啊，你这么个大姑娘了，帮妈做点事就不行？”

高少玉今天是铁了心不想劳动，说：“让我哥洗去，他比我还大呢，现在还在睡懒觉，你怎么不说他？从小你就是心疼他，重男轻女！”

两个女人在一起，尽管是母女，也注定会暴发一场战争。高少尘心里隐约有点怪小妹不懂事，洗碗而已，竟然能上升到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话题，这岂不是唯恐天下不乱么？想起小妹口口声声的重男轻女，高少尘心里恍忽一动，从小到大母亲的确是对他

好一点,有好吃的会偷偷留给他,过年买衣服会给他买好的,等等这些小事一直让小玉觉得委屈,因此她也动不动就会把重男轻女这四个字挂在嘴边。在文安这样的小县城,男孩子确实比女孩子宝贵,也许全中国都是如此,高少尘不知道天下父母的这种偏心是出于什么心理,难道只是因为传统的封建思想?

高少尘起身下床走进厨房,他不想让战火继续蔓延,更不想让家人把他看成无所事事的失败男人。他对母亲说:“妈,我来洗吧,让小妹快去补习吧。”

母亲和小妹出了厨房,高少尘盛起一碗剩粥填进肚子算是吃了早餐,然后把碗洗了,和母亲打过招呼出了家门。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县城昨天的那股新奇感在困惑的现实面前早已荡然无存,街上的人皆是行色匆匆,高少尘想不明白这些人都忙着去干什么,是上班?还是约会?突然之间的无聊时光让他无所适从,他走到县城的街心公园,专心地看起两位老人下象棋,就这样打发了一个上午的时光。

中午高少尘回家吃饭,父母都没有问他去干了什么,他暗自庆幸他们没问,不然他都不知道如何回答,难道说看了一上午别人下棋?临吃完饭的时候,父亲开口说:“下午和我一起去看张伯伯家。”

高少尘点头答应,这位张伯伯就是父亲的老战友,他们在东北有过五年的部队时光,在那激情燃烧的五年里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转业后彼此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父亲回到县城的国营拖拉机厂当了一名工人,张伯伯家中有些背景,分配到县政府给领导开小车,从此走上了仕途。父亲在拖拉机厂里潮起潮落的时候,张伯伯却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从司机到科长主任一直当上文化局的局长,之后的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过劳动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最好的职位是财政局局长,总之在各局之间轮流坐阵,当时他很被看好,民间传言文安的一把手非他莫属,却事与愿违迟迟在局长的位置上没有再升半步。去年张伯伯从老干局退居二线,过起了轻闲安逸的晚年生活。虽然张伯伯这么多年来身居高位,父亲却从来没有求他办过什么事,所以当父亲腼腆的提出为高少尘安排个工作时,张伯一口答应下来,他以为凭自己几十年在文安的关系和影响,安排一个大学生就业不是易如反掌,至少也不是什么难事。谁料世道多变,抑或是退居二线的原因,高少尘的工作竟然一直尘埃未定,这让他心中不免有点愧疚以及失落,于是他铁了心要为老战友的儿子谋到一份差事,是对这份峥嵘友情的交待,同时也算是自己多年仕途余威的最后体现。